

從中國廣西東興京族語言環境的角度窺察 京語的傳承方式：喃字[▲]

阮蘇蘭（Nguyễn Tô Lan）^{*}，阮大瞿越（Nguyễn Đại Cồ Việt）^{**}

摘 要

京族分布於廣西東興市江平鎮，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其民族語言「京語」是越南語的一種方言。承受著來自漢語普通話、漢語白話方言以及通用越南語的巨大壓力，京語正處於消亡的邊緣。保護及傳承該民族語言的需求變得極為迫切，一群老一輩的京族知識份子選擇了以喃字作為傳承京語的手段。本文以 2015 年兩次在京族三島進行的社會語言學田野調查的考察成果為基礎，初步探索京族人之所以選擇傳承喃字作為傳承語言方式的原因，及喃字傳承方式。相比之下，漢字系統的「喃字」無法如現代越南語（或稱「國語字」）一般，能呈現京語的語音面貌，在記錄和傳承京語語言方面上並無優勢。本文認為，選擇「喃字」作為京語傳承載體是出於民族生命的考慮，強調「喃字」是和漢字一脈、京族和漢族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

關鍵詞：京族、京語、喃字傳承、語言傳承

[▲] 本文得到越南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的資助（項目編號：VII.2.4-2012.16）。論文在田野調查和收集資料中得到漢南研究院研究人員裴國玲（Bùi Quốc Linh）的幫助，美國哈佛大學胡戴惠心（Hò Tài Huệ-Tâm）教授、越南富布賴特大學阮南（Nguyễn Nam）教授幫助審閱論文並提出了寶貴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本文由廣西百色學院李彩雲博士翻譯，阮大瞿越博士與蘇凱先生校訂。本文越南語版曾以《Truyền thừa tiếng Kinh bằng chữ Nôm - Một góc nhìn từ cảnh huống ngôn ngữ dân tộc Kinh》（Đông Hưng,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為題刊登於《漢喃雜誌（Tạp chí Hán Nôm）》總第 33 期（2015），頁 29-51。中文版內容經過補充與編輯。

^{*}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隸屬漢喃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博導；2019 年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

^{**} 越南國家大學隸屬外國語大學講師；博士；2019-2020 年韓國慶星大學校韓國漢字研究所研究教授。

一、前言

京族¹是中國 56 個民族之一，主要分布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下轄的東興市（縣級市）江平鎮京族三島及附近地區²。這一片地區以前是越族人世代生存的土地。1887 年以後，根據清朝政府和法國簽署的關於劃分中越兩國邊界的《中法續議界務專條》，京族三島劃分由中國政府管轄直至今日。

根據滿尾村立於 1875 年的村規³及滿尾村哈亭儀式中的祭文，學界普遍認為該地京族人開發並定居在此的時間為 1511 年。從 1511 年到 1887 年的四百年期間，京族三島仍是越南的一部分，使用的語言亦是越南語的一種方言。在 1887 年之後，此地區開始由中國政府管轄，但由於島嶼與大陸相隔，京族人很少受到中國其他語言的衝擊，只有和粵語、壯語有一些交流，京語在島上基本上保持了主導地位和原有的面貌。

1949 年以後，尤其是 1958 年以來，中國政府重點投資發展這一地區的基礎設施和教育。白話佔據這一地區主要語言地位的同時，漢語普通話在京族群體生活中變得日益重要。當地人民想要參與地方管理及各種行政、文化、教育活動必須首先掌握白話和普通話。但越融入漢語世界，京族人越要面對民族語言即將消失的危機⁴。保護和傳承民族語言的需求變得極為迫切。不僅如此，與越南發展邊貿、通商，無形中又加重了這種危機。為了方便做生意，到越南經商的京族人為了讓大多數人更容易理解，只好儘量避免說自己方言，改說一種接近於河內音的通用越南語。所以京語不僅受到漢語的壓力，還要承受來自通用越南語的壓力。在這種語言環境下，京族選擇以傳承喃字作為傳承他們語言的一種手

¹ 1958 年以前被稱為越族。吳滿玉、少華：《當代中國的京族》（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 1。

² 常被簡稱為京島，用來指京族人聚居的三個村滿尾、巫頭、山心，這三個村以前是分別獨立的三個島。此外，京族人還與其他民族雜居在一些原本是島或半島的村子，如：譚吉、江龍、恒望、紅礁、竹山。歐陽覺亞、程方、喻翠容：《京語簡志》（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頁 1。

³ 滿尾村規（1875 年版的影印版）有這麼一段：「洪順三年，原籍于塗山的祖先隨著水流來到了……建立新村，一個鄉兩個村，每個村都有獨立的亭、廟」。滿尾村在哈亭中舉辦儀式的祭文是以「洪順三年，原籍于塗山，順著水流來到福安建立新村」開始。洪順（1509-1516 年）是翼翼帝的年號，洪順三年即 1511 年。（京族字喃文化傳承研究中心編：《京族社會歷史銘刻文書文獻彙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15），頁 12。然而上述兩份材料都是影印版（原版已失傳）且或多或少帶有點「傳說」的性質，並非權威的歷史資料。

⁴ 阮氏方針的調查顯示，即使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由於邊境貿易增長，邊境雙方的居民交流日益增多，很多東興的京族人到芒街甚至是越南的腹地地區做生意，很多越南姑娘出嫁並定居在這一地區，但是能夠熟練使用京語的人日益減少。阮氏方針（Nguyễn Thị Phương Châm）：《中國京族的婚姻儀式：以中國廣西東興市江平鎮滿尾村為個例（Nghỉ lễ hôn nhân của người Kinh ở Trung Quốc: trường hợp làng Vạn Vĩ (Giang Bình, Đông Hưng,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河內：文化通訊出版社，2006），頁 55。

段。這一選擇讓我們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和京族同屬廣西自治區，在過去使用過方塊文字的壯族，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就已經選擇拉丁化新壯字替代古壯字。

眾所周知，語言的傳承是口耳相傳的。文字只是語言的外殼，有的語言至今都沒有文字形式，有的語言在其歷史上則有多種的文字形式。越南語、壯語從漢字系的方塊文字轉成了拉丁化文字，土耳其語從阿拉伯字母改為拉丁字母等等，文字更換的背後總是一些超出語言範圍的政治動機。

本文目的旨在解答兩個研究問題：其一為面臨語言消失的危機，是什麼原因使得廣西東興的京族人選擇用喃字（一種在越南已成為遺產的文字類型），而不是以更具優勢的以拉丁文字為基礎的現代越南文來傳承民族語言？其二為喃字的傳承採用了什麼樣的方式和原則？

語言環境（語境）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概念，關於「語言環境」的定義有不同的理解。施魏策爾與尼科耳斯基（Shveitser, Nikolsky）認為「語境就是在職能和社會兩方面的基礎上，進行分配及劃定社會交際大小系統階層的一種模型。這些大小系統共同存在，且在某一具體階段的一個政治——行政單位或文化環境中相互促進，就像各語系分支對待這些大小系統的社會態度。」⁵。語境「被語言、歷史、文化、人口、地理、經濟、社會和政治（主要是語言政策）所決定」⁶。

本論文以 2015 年二次至京族三島進行社會語言學田野調查的考察成果為基礎。⁷在 2015 年 5 月和 7 月份的兩次調查中，我們使用了很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京族京語的語言面貌及其傳承方式。這些方法包括：社會學的深入走訪調查方法，走訪當地居民社會生活中語言使用的習慣；語言學的語言田野調查方法（記錄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生活所在地及職業的發音人的詞彙表和長篇語料）；文字比較法，通過在京族中流傳成文的各種文本，如各種用喃字創作的文學作品文本、用喃字記錄本地民俗的各種文本，喃字培訓班教程等窺察京族人使用文字的方式。

⁵ A.D. Shveitser, L.B. Nikolsky: 《Introduction into Sociolinguistics》(Moscow: Vysshaya Shkola Publisher, 1978 年), 頁 85。轉引自 Irina S. Dobryaeva,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Modern Australia》《Journal of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第 7 期 (2012), 頁 907-908。原文為：「Language situation is a model of social and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and hierarchy of socio-communicative systems and subsystems which coexist and interact within a politico-administrative unit or cultural habitat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also social attitudes of members of these language groups (communities) towards these systems and subsystems」。

⁶ M.N. Guboglo: 《Ethnolinguistic Contacts and Bilingualism: Social and National》(Moscow: Nauka Publisher, 1973), 頁 231。轉引自 Irina S. Dobryaeva,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Modern Australia》, 《Journal of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第 7 期 (2012), 頁 908。原文為：「.....determined by such factors as: linguistic, historical, cultural, demographic, geographic,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mostly language policy)」。

⁷ 包括當地人民聊天的錄音帶，哈妹在巫頭、紅壩的哈亭唱歌的錄影帶及 2011、2012 年幾次在滿尾村考察收集到的成文資料都被作為研究的一部分史料。

二、族人意識與語言傳承

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京族的京語尚未受到學界的關心。⁸1953 年中南民族委員會和廣西民族委員會的第一次調查之後，京語開始為中國的研究學者所知。但 2000 年以後，隨著中國政府對邊境地區各民族（其中包括京族）的關注，關於京語的研究才被推動。總的來說，京語研究可以分為以下兩種主要類型：一是把京語視為語言學或對比語言學的研究物件，⁹學者們把京語視為中國的一種少數民族語言，跟越南語進行比較研究。研究主要基於走訪、實地調查錄音等。二是關於京語的使用及教育現狀的調查、研究報告。¹⁰這些材料描述了京語作為中國的一種少數民族語言在族群特定文化、歷史背景下的基本情況，提出在日益被漢語化的壓力下要保護京語的問題。在這些研究中，若對喃字進行描述，則將之視為類似壯文、瑤文等在漢字基礎上創制起來的一種中國少數民族文字類型，但喃字在保護京語的作用上尚未提及。在京語所處的特殊語境中，為什麼是喃字被選為傳承京

⁸ 在此僅提及京族語言調查及研究直接報告。

⁹ 歐陽覺亞、程方、喻翠容的《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及韋樹關的《京語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9）都從語言學理論的角度研究京語。王連清的兩篇論文《京語和越南語虛詞的比較》，《民族語文》第 6 期（1983）、《三島京語和河內京語語音初步比較》，《語言研究》第 2 期（1984）及越南黃氏珠（Hoàng Thị Châu）的論文《語言如何被定型（How is a Language Formed）》，《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onference Summary Record）》（Thailand: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 Rural Development, Mahidol University, 1996 年）從接觸語言學角度把京語與越南語、河內方言的語音進行比較。韋樹關的《中國京語的變異》《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06），首開先河從語言變異的角度研究京語。黎巧萍（Lê Xảo Bình）：《接觸與變化：中國廣西京語與越南語比較研究（Tiếp xúc và biến đổi: Nghiên cứu đối chiếu tiếng Kinh ở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 với tiếng Việt）》（河內：世界出版社，2012）從語言比較研究理論的角度指明了京語與漢語之間的接觸及變化。一年後，李芳蘭的《京語研究綜述》，《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主要概括了有關京語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趨勢。最近的成果就是韋樹關、顏海雲、陳增瑜的《中國京語詞典》（廣州：世界圖書出版社，2014）。

¹⁰ 1953 年中南民族委員會與廣西民族委員會開展的防城港越族調查（轉引自黎巧萍（Lê Xảo Bình）：《接觸與變化：中國廣西京語與越南語比較研究》（Tiếp xúc và biến đổi: Nghiên cứu đối chiếu tiếng Kinh ở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 với tiếng Việt）（河內：世界出版社，2012），頁 18；《廣西通志—少數民族語言志（京語部分）》（廣西：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2000）；韋家朝、韋盛年的《京語的使用與教育調查報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3）；袁少芬主編：《民族文化與經濟的往來關係》（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32-74；馬居裡、陳家柳：《京族：廣西東興市山心村調查》（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廣西壯族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廣西語言與文字的使用問題調查研究》（轉引自黎巧萍（Lê Xảo Bình）：《接觸與變化：中國廣西京語與越南語比較研究（Tiếp xúc và biến đổi: Nghiên cứu đối chiếu tiếng Kinh ở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 với tiếng Việt）》（河內：世界出版社，2012），頁 19；《2005 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第 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另外還有每年由廣西政府發展中心組織編寫的《廣西民族發展報告》中京族的發展情況都有涉及（南寧：廣西社會科學院，2009），頁 539-562；（南寧：廣西社會科學院，2012），頁 286-212；（南寧：廣西社會科學院，2013）頁 154-166（材料由廣西社會科學院趙明龍先生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語的手段而不是越南現行的「國語字」，其傳承方式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有待研究。在深入討論上述問題之前，先從文字和語言關係的角度觀察一下喃字和國語字在表現京語方面的強弱。

（一）京族地區裡越南國語字的使用情況

黎巧萍在《接觸與變化：中國廣西京語與越南語比較研究》中認為「京族有自己的語言：京語。京語是京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際工具，京族人沒有拉丁文字」。¹¹這裡，作者尚未提到喃字在京族人語言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主要強調京族人沒有使用拉丁文字。其實，實地考察得知，「國語字」¹²在這片地區出現相當普遍，但主要用於商業或旅遊服務目的。比如，在看板、路標、飯店的功能表等使用漢、越¹³兩種文字，或者在瀉尾村的哈亭、東興民族博物館的說明書中同時使用漢、英、越三種文字。除了商業目的以外，我們還發現「國語字」也被用來記錄本民族的民間文學，這一事實與黎巧萍所得出的結論不符，需要進一步解釋。

在京族三島收集文獻資料時，我們特別關注瀉尾村蘇維芳先生的手抄本，那是他和同事們多年來收集、整理的京族民間文學，有部分已經在《京族喃字史歌集》（陳增瑜，2007年）中出版，其他的正在整理以待出版。我們關注這些材料不僅是因為所有內容都是用喃字來記錄，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生僻字或者有多種讀音的喃字下面，都是用國語字來注音，而不是漢字，如：《二度梅》、《潘陳》、《花箋傳》；¹⁴又或者在每句喃字下面都附有國語字，如：《劉平-揚禮結義歌》、《石生故事》、《蓋王故事》。¹⁵而《青提婆傳》、《水晶公主》、《柳杏公主》、《唐僧西天取經》這幾本分別有國語字和喃字兩種版本¹⁶這些事實證明了國語字在京族社會中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即使它僅只出現在需要較高文化水準、曾與越南人共事或曾到越南學習的人群中使用。¹⁷

¹¹ 黎巧萍 (Lê Xảo Bình): 《接觸與變化：中國廣西京語與越南語比較研究 (Tiếp xúc và biến đổi: Nghiên cứu đối chiếu tiếng Kinh ở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 với tiếng Việt)》(河內：世界出版社，2012)，頁28。

¹² 此後，「國語字」用來指越南現行的越南語拉丁文字系統。

¹³ 在此，「越語字」被視為用來記錄越南語的拉丁文字。

¹⁴ 蘇維芳：《京族傳統敘事歌》（在校對的過程中，準備於2019年印刷出版），第三集，頁1-93。

¹⁵ 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在校對的過程中，準備於2019年印刷出版），第一集，頁1-65。

¹⁶ 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同前註，第一集，頁78-81、88-89、96-97、102-103。

¹⁷ 蘇維芳（生於1941年），瀉尾村14組人。1965-1970年，擔任中國軍隊的翻譯，協助越南抗法。因為當時駐軍在越南一所小學旁邊，所以自學寫越南字。1986年復員後在防城港公安局工作，工作中與越南邊境的公安幹部有很多工作往來。

(二) 喃字與國語字在表現京語的上的比較

喃字的表音功能沒有國語字強，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喃字同時繼承了漢字字形和字音相對獨立的特點。在漢字裡，同一個讀音可以用不同的字形記錄，比如「shī」這一音節就有「師、獅、施、詩、屍、濕」等等字形。反過來，一個字形可能代表不止一個讀音，例如字形為「長」就有「cháng」和「zhǎng」兩個讀音，字形為「樂」就有「lè, yuè, yào, lào」等四個不同的讀音。一個字可能會因為時代的變化或地域的不同，使字音千差萬別，但字形卻相對穩定，不會隨音變而形變。反過來，一個字即使有不同的異體字形，也不會因形變而導致它的讀音或意義發生變化，比如「春耑耑」這三個不同的字形就一個字音「chūn」，表示「一年的第一季」的意思。喃字和漢字相同，也有字形字音相對獨立的特點，導致一個喃字字形可能會有不同的讀音，反之亦然，這就產生了我們上面所描述的情況，當喃字無法正確記錄京語的讀音或過於生僻時將會用國語字來標注。另外，從使用文字者來講，根據我們的初步觀察，雖然會讀、會寫國語字的京族人不多，但在與會讀、會寫喃字的人相比，他們還是具有優勢的。¹⁸

(三) 以喃字作為傳承京語的動機

以上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國語字在記錄京語語音的功能上比喃字更加優越，但是在京族地區民族文字傳承方面上則被喃字占了絕對上風？¹⁹談及喃字在傳承京語中的作用時，蘇維芳強調：「中國的京族要用喃字來記錄京語，不能使用越南文字」。²⁰因為「京族字喃」或「喃字」是按照漢字結構創制出來的已經被越化（京語化）的象聲方塊字，也可以說喃字是漢字的衍生文字，或者屬於漢字類文字，是在漢字基礎上創制出來的文字類型。²¹蘇先生的說法尤其強調喃字與漢字之間的關係，京族人的喃字就

¹⁸ 2006年，阮氏方針指出，滿尾村2800個京族人中只有15人可以說、讀越南語又可以讀喃字（阮氏方針（Nguyễn Thị Phương Châm）：《中國京族的婚姻儀式：以中國廣西東興市江平鎮滿尾村為個例（Nghỉ lễ hôn nhân của người Kinh ở Trung Quốc: trường hợp làng Vạn Vĩ (Giang Bình, Đông Hưng,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同註4，頁54）。不知道這個資料所提的15人，指既會讀喃字又會讀越南語的人還是統計包括只會喃字以及只會越南語的人數總和。然而，從形式上可以說，這個資料顯示了會讀喃字的人很少。有可能這個資料裡邊會讀喃字的人參加過字喃培訓班（請看下文）。

¹⁹ 壯語有方塊文字（喃壯），但後來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壯族人創造出了拉丁壯文系統，並把其視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壯族的正式文字。

²⁰ 2015年4月28日16:30分及2015年4月30日16時對蘇維芳的採訪。

²¹ 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滿尾：內部通用，未出版材料），序言。

像其他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字（如壯文）一樣都是方塊字，使用漢字的結構來記錄各民族的語言。為了把收集到的喃字手稿錄入電腦，蘇維芳還邀請了一位專家來設計喃字輸入法軟體，這個軟體尚未開發成功，給出版書籍帶來了不少困難。我們向他透露，目前越南已經擁有現成的喃字輸入法可以共用。然而，蘇維芳卻拒絕了，理由是越南的喃字輸入法軟體是在國語字輸入方式的基礎上創造的，而他想設計在漢字筆劃結構的五筆輸入法基礎上創造出來的輸入軟體。不難看出，蘇維芳的這些表態透露出儘量避開與現代越南文字產生聯繫的意思。我們上面已經提到，文字的選擇背後都有些政治的考量。因此本文認為選擇喃字作為傳承京語方式的動機同樣受到政治因素制約，京族的精英們努力強調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文字的相似性。

保護傳統文化的動機就像袁少芬在其研究中說道「那些屬於老祖宗的東西，尤其是文字必須要保存好，因為京族有很多用喃字寫成的書，否則傳統文化將會失傳。」²²袁教授的話並非沒有道理，只是尚未反映出這個選擇的本質。京族喃字教程的序言中寫道：「蘇維芳認為，祖先的東西，特別是文字應保存好，因為京族有很多書（含經書）是用喃字記錄的，應有喃字整理，否則傳統文化將會失傳。」²³把京族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串聯起來，這樣的民族政治生命意識或多或少影響了文字的選擇。選擇喃字的動機在以下三種傳承原則中得到充分體現：1.選擇性傳承；2.文本化民間文學以傳承；3.創造喃字文學作品。

「選擇性傳承」這一點，在京族人對待群體中流傳的成文的文化遺產中體現得最明顯。蘇維芳和同事們在 2002 年²⁴就開始進行兩項重要工作：首先，抄錄一些流傳在民間的喃字文學作品，如《梁山伯與祝英台》、《范公菊花》、《劉女將傳》、《玉喬梨》、《二度梅》、《范載玉花》、《話²⁵卿朱俊》、《黃儲傳》、《貧女歎》等。其次，用喃字「再現」喃字史詩，即用喃字來記錄族群中老人家講的故事或者唱的歌詞，如：《石生故事》（山心村阮成祥、阮繼初老人口述）、《蓋王故事》²⁶（巫頭村阮成光、何宗發口述）等²⁷。這兩部喃字文本被匯總並選摘在四集名為《京族喃字傳統敘事歌》（第 1 集於

²² 袁少芬：《民族文化與經濟互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55。

²³ 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 21，序言。

²⁴ 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 15，第一集，序言。

²⁵ 確切來說應該是「瑞」字，按照南部方言讀成「話」。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

²⁶ 即《蓋王傳》。

²⁷ 京族人在開發越南北部新地區的過程中已經順著海路，來到塗山及越南用毛筆寫的漢—喃書籍或繪畫紙上刻著的後來被稱為「茶古」的地方。漢語書籍主要是關於宗教（佛教和道教或佛、道混合）的手抄本（蘇維芳、蘇凱：《京族古籍書目提要：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56 期（2009），頁 1-34。包括經文、疏辭、奠文、風水書等，如《禮行譴科連疏》、《獻佛略儀請經科》、《各項密注》、《喪山造澤呼龍》、《其安粉竹安鎮科》等。即使一些書籍被認為是在京族三島廣泛流傳，如《大安龍總版》（蘇維芳、蘇凱：《京族古籍書目提要：田野與文獻》，《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56 期（2009），頁 7。但實際上也只是留存在一些巫師的家裡，它們的使用者將其視為從業工具。喃字書籍有一些是宗教經書，如《光明修德日誦要略》、《贖魂追朴生人差》、

2005年已完成，第2-4集於2008年完成）的材料中。這些喃字文學作品，原本是越南的主體民族京族喃字文學的一部分，然而由於歷史原因卻變成了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但是除《宋珍—菊花傳》以外，目前其他的文本都不齊全，因此在流傳過程中京族三島的人們極具意識地通過各種方法補充完善，包括從越南購買或複印在越南還流傳著的相應原版文本。2009年以來，阮氏方針把《宮怨吟》、《征婦吟》的國語字版交給蘇維芳、蘇凱重新用喃字寫出來。²⁸在阮蘇蘭於2009、2010兩年間的三次田野調查及2015年阮蘇蘭與阮大瞿越的二次田野調查中，瀉尾村的蘇維芳、蘇凱代表京族喃字文化傳承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傳承中心）拜託調研組幫忙尋找所缺的文本材料。2011年，傳承中心組織由蘇維芳為團長的收集資料代表團赴漢喃研究院資料中心考察。無論通過什麼收集方法，收集的原則都很明顯：只限於收集那些在京族三島地區曾經流傳的作品的文本，這些文本的收集工作服務於幾個目的：1.恢復那些相傳很流行但目前已完全消失的文本；2.補充現有文本的缺失部分；3.與京族三島目前仍流行的文本進行比較。其他在京族地區未聞流傳過的喃字文學作品不在搜集範圍內，即使這樣做可以豐富京族的喃字書籍。這一點蘇維芳在以前與阮氏方針、阮蘇蘭的交流中提及，在2015年4月調研組與中心的交流中又再次被強調。顯然，雖然承認京族喃字的來源就是越南喃字，²⁹但是京族三島的京族人很有意識地把他們在群體中傳承的喃字遺產與越南保存的喃字書籍區分開來。

用喃字傳承京語的第二種原則是：喃字作為將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化文本化的工具以將京語流傳下去。2003年，蘇維芳先生提出了這種機制：「……應該用喃字來記錄一些故事、哈亭歌曲的歌詞、京島史歌及哈亭儀式的全過程。可以想像，把京族三島形成的傳說—《蜈蚣的故事》寫成詩歌在哈亭中演唱，就可以在以後流傳了。另外，在做齋禮儀式時，經文有唱到歌頌父母的養育之恩，那是京族最突出的道德傳統，在整理過程中應注意收

《祝禳米眺文》、《朝拜柳杏文》等，剩下的是六八體喃詩傳。以前，很多喃詩傳的喃字（刻印或者手抄）如《宋珍》、《金雲翹》、《宮怨吟》、《范公菊花》、《花箋傳》、《貧女歎》在京族地區廣泛流傳。《貧女歎》經常被摘錄用來作為哈亭中男女對唱，表達「窮苦家的姑娘在唱情歌時用來表露自己的處境。」蘇維芳：《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14，第三集，頁126。

²⁸ 蘇維芳：《京族傳統敘事歌（第四集）》（在校對的過程中，準備與2019年印刷出版），說明部分：「《征婦吟》：漢語版（鄧陳昆）及其喃字版（段氏點）由蘇維芳、蘇凱根據阮氏方針提供的越語版本翻譯成漢語、喃字版本。」蘇維芳：《京族傳統敘事歌（第四集）》，頁24、54；《宮怨吟》：「聽說以前有一幾位京族巫師《宮怨吟》的喃字版本，遺憾的是沒有能否留存下來，只能吟誦幾段而已。這個文本是根據阮氏方針提供的越語版本翻譯成喃字版」。蘇維芳：《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28，第四集，頁24、82。

²⁹ 2008年10月，蘇維芳、蘇凱在《喃字培訓教程》（內部通用，未出版材料）的序言中寫道：「喃字，即南國的文字，從《中越兩國各歷史朝代簡略對照表（陽曆時間）》」可得知，越南歷史前後有3次北屬時期。當時的「北國」（中國）稱越南為「交趾國」、「安南國」，共同的稱呼為南國。南國的文字—喃字就是在這個歷史時期產生的，第三次北屬時期是喃字盛行的時期。16世紀，京族先人隨著魚群來到了「京族三島」，喃字也隨著來到這裡。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21，序言。

集」。³⁰2003 年至今，蘇維芳與他的同事們已經用喃字陸續把京族群體中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化進行文本化³¹，整合、分類成 4 集名稱為《京族喃字傳統民歌》。³²手稿分別於 2006 年、2008 年、2010 年及最近的版本於 2013 年完成。基本內容如下：³³（一）禮俗歌，包括 26 首結義歌、64 首求愛歌、91 首做媒歌、40 首盤問歌、16 首感恩歌、26 首迎送親歌、15 首拜堂賀喜歌、73 首敬檳榔歌、56 首敬酒茶歌；（二）306 首海歌；（三）184 首文化文藝歌；（四）352 首家庭感情歌；（五）情歌，包括 608 首友愛盛情歌、76 首鳥兒傳情歌、48 首香花表情深、36 首帽傘送真情、88 首情戀中悲歡離合；（六）124 首勞動歌；（七）138 首道德教育歌；（八）84 首兒童歌謠（增加 2 首在族群中流行的最新創作）；（九）情歌對唱，³⁴包括風情新傳、花情新傳、花蝶新傳。這一集包括各種類型的 2451 首歌曲、2 首新創作歌曲及 3 首用於情歌對唱的喃字史詩。

用喃字來傳承京語遵循的上述兩個原則，並且還擴展到用喃字來創作新作品以推廣京族文化。蘇維芳用喃字把《目連救母》的佛教經書漢語文本（此書由山心村著名的巫師阮繼儒先生收存）重新創造成京語《青提婆傳》，把佛教經書《彌陀報恩經一報父母恩深》中的兩個原文為漢語的文本《禮觀音救苦經》和《請德聖西天》（書由瀉尾村的法師蘇明芳先生收存）³⁵重新創造成喃字故事《唐僧西天取經傳》。如上舉措的目的很明確，據蘇先生所道：「這些作品對於研究漢文學與京族文學有重要的參考價值」。³⁶《青提婆傳》和《唐僧西天取經傳》都沒有使用傳統喃字作品中常見的六八體。如果說《唐僧西天取經傳》統一使用七言長篇，那麼《青提婆傳》則像為民間演繹的劇本一樣更具有舞臺表演性，是一個故事。如：

齊天大聖是將才，十歲開始學仙法，齊天大聖上帝封。
齊天居住花果山，修行得道法無窮，天聖武當樓玄洞。³⁷

又如：

³⁰ 袁少芬：《民族文化與經濟互動》，同註 22，頁 55。

³¹ 參見《京族歌手採訪單》（1-6）。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 15，第一集，頁 1-65。

³² 這裡的「歌」指的是包括俗語、歌謠、民歌、男女對唱等押韻的口傳文學的所有內容及在群體中流傳的新創作歌曲。

³³ 我們重新正確敘述了這套材料中抄錄的內容，難免有些京語（拉丁文字）—漢語互譯方面的錯誤。有一些沒有京語翻譯，我們就暫時在漢語的漢越詞注音旁邊翻譯以方便讀者閱讀。

³⁴ 標題是我們定的。這是節日男女對唱的基礎版本，也稱為男女對唱本或唱本。

³⁵ 蘇明芳是蘇維芳的父親。

³⁶ 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 15，第一集，頁 98。

³⁷ 〈唐僧西天取經傳〉，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 15，第一集，頁 102。

獄官說：我今也承聖恩，當這獄官時已長，青提夫人住濕處，阿彌黑獄是牢房。
目連道：獄長宏量請勞煩，帶這阿婆讓我認，看看到底是不是我母親青提夫人。

38

將漢語文本重新創造成京語喃字文本的同時，喃字也被用來創作關於京族人在這裡生活定居的歷史及族群發展過程的文學作品。這些轉體文本被稱為《京族史歌》，如《瀉尾京族簡史》、《憶瀉尾京族史歌》、《巫頭史歌》、《山心史歌》、《京族遷徙傳說詩歌》、《鎮海大王故事》、《京族英雄杜光輝》、《京族統領蘇光清》³⁹。如：

自古傳說白龍尾，石洞裡有蜈蚣精。
但凡船隻過海面，都要人頭來祭靈。⁴⁰

另外，喃字還是創造京語書法的素材。2015年，傳承中心在東興舉辦了一場喃字展覽，就像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一樣，將其視為京族「特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京語的傳承方式：從喃字堂到字喃培訓班

（一）喃字堂：自發組織、單語傳承

京族與本地區其他民族獨立而居，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京族三島才開始出現用粵語（白話）教學的私塾學校，但由於當時京族人的物質條件還很緊缺、生活困難，因此上學的人很少。與京族和其他民族雜居的其他地方如譚吉、竹山、江龍相比，⁴¹這片地區被認為是教育最差的地方，甚至曾經被稱為「文盲島」。⁴²1928年秋天，京族三島第一所國家級小學在山心村成立，這是一所半私塾的學校，京族的孩子要去上學需要交納部分學費。學校缺乏管理及教學人員，學生只能暫時在哈亭裡學習，教學過程使用的是跟日常農業、漁業生活關係不大的官話—漢語普通話進行授課，所以學生不多。然而，在學校出現之前，在京族族群中就出現了一種自發的教育方式：喃字堂。

³⁸ 〈青提婆傳〉，蘇維芳，蘇凱：《京族傳統敘事歌》，同註15，第一集，頁79。

³⁹ 陳增瑜：《京族喃字史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頁3-158。

⁴⁰ 〈鎮海大王故事〉，陳增瑜：《京族喃字史歌集》，同前註，頁59。

⁴¹ 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譚吉、江龍、竹山三個島上已經開辦有教學粵語（白話）的學校。

⁴² 馬居裡、陳家柳：《京族：廣西東興山心村調查》（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187。

喃字堂是喃字教學的一個基地，在哈亭中進行。像瀉尾、巫頭、山心每個村都有自己的哈亭，是按照越南北部村落傳統模型建造的群體生活的公共場所。起初，喃字堂的主要職能是巫師們傳道受業的場所。⁴³採訪了蘇維芳、阮成豪、蘇春發等一些家裡世代做巫師，自己也曾經或者正在以巫師為業的人得知，他們都是在喃字堂學習喃字及巫師的從業技能。從職業的角度看，對於這些巫師來說，宗教文本中的文字是「已經被神聖化的文字」，在喃字堂中傳習漢字或喃字更側重于文本學習而非文字使用。即教者和學者接觸的漢字、喃字是完整文本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文本可以是祭文、疏辭、符咒等。其中，每個文字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處於與其周圍文字的關係中。文字使用者可以背誦或者抄寫整套文本，但若那些文字離開現成文本，孤立出現，他們卻難以辨認出來。然而，當時的社會中，巫師是村子裡知識水準最高，且在群眾中擁有較高地位的人，他們不僅是宗教儀式（如：哈亭、寺廟等各種公共儀式，甚至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家庭祭祀活動）的傳承者，還是神話傳說、史詩、歌謠、俗語、民歌等的掌握者和流傳者。蘇維芳口述，他在喃字堂學的第一堂課就是他外公—瀉尾村著名的巫師教讀故事《宋珍傳》。⁴⁴這也是蘇維芳先生小時候從頭到尾每個字都記得的故事，現在雖然年事已高，忘記了很多，但是先生仍能夠背得一些長段。喃字堂教會了一定數量的京族人會讀漢字、喃字，同時使得民間文學得以在族群中廣泛持續地流傳。上文所描述的蘇維芳先生提供的自己尚未出版的搜集京族人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化手稿中所列接受採訪人員的數量、採訪次數以及通過採訪收集到的資訊，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文革」破壞文物之後，喃字堂為恢復民族文化藝術遺產創造了基礎。

喃字堂的特點是自發組織、單語傳承。1949年以前的語言環境中，京族三島與漢語世界接觸較少，⁴⁵尤其是教育方面，只是與白話及共同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壯族人的語言有所互動，但是影響不大。京語是他們的主要語言，除了用依據漢越音的漢字記載的文學作品以外，喃字是唯一用來記錄京語的文字。1958年以後，中國政府加強對京族三島的投

⁴³ 裴國玲的調查顯示，京族三島的巫師從業人員可以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第一種是出生在世代都是巫師的家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後幾乎都被轉做其他行業，有些人放棄了巫師這個行業，有些人在條件成熟後又重操舊業（裴瑞漢跟隨父親學藝，16歲就授封出師。他18歲，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殺，他放棄了巫師工作開始走上捕魚之路。阮成豪的父親該儀，是當地著名的巫師，他從小就得到父親的真傳然而他沒有從事巫師而是自己開了一家水產公司。退休後，阮成豪到芒街—萬甯託名為王峰的巫師給他授封，同行的還有裴瑞漢等人，之後他們才能繼續做巫師）。第二種是非專業巫師。他們並沒有出生在巫師世家而是村裡的老人，熟悉一些祭祀儀式或者曾在喃字培訓班學習而懂得一些喃字，參加哈亭節日慶祝大會的籌委會因此在祭祀活動中有一定的作用，如讀祝詞。他們當中有一些人獲得授封，但是很少獨立活動，而是有機會就給專業的巫師打下手。總的來說，京族三島巫師的社會地位與其他行業的沒有很大區別。甚至，對於那些文化大革命後重操舊業的巫師來說，由於很長一段時間不從事相關工作因此水準不高，只能主持一些簡單的儀式。當遇到一些大儀式，如：齋禮、葬禮，必須得邀請芒街的巫師過來幫忙。他們的漢語、喃字知識一部分是來自小時候民間教育的記憶，大部分是在蘇維芳舉辦的喃字培訓班中學習的。

⁴⁴ 2015年5月1日17:30在瀉尾村家中對蘇維芳的採訪內容。

⁴⁵ 漢語普通話，或稱為北京話。

資，但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漢語才在這片地區的教育中佔據主要地位。因為在傳統漁業發展的同時基礎設施、經貿活動和旅遊服務發展較快，京族三島已經發展成為口岸經濟、交通中心。這裡的人們融入了漢語世界，把漢語作為一種主要的交際工具與各級政府部門打交道。他們還繼續使用漢語廣東方言與本地的其他民族進行交流，主要服務於商業貿易。當漢語及漢語廣東方言的使用導致京語在群體生活中逐漸失去了地位，保護和傳承京語的需求才被提出來。⁴⁶喃字堂的活動隨之讓位給了新的一種傳承形式：「字喃培訓班」。

（二）字喃培訓班：集中傳承、雙語傳承

起初階段，雖然有地方政府的間接參與（培訓班創始人蘇維芳先生，當時是鎮政府委員），字喃培訓班帶有半正式的性質。培訓班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贊助的「中越邊境民族文化振興及經濟發展互動研究」專案的經費支持。⁴⁷2003年8月培訓班開講，培訓時間兩個月。共有十名學員參加，一周學習兩次，「村裡人加培訓班學習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完全是憑著自己對民族文化的熱愛」。⁴⁸主要的教師就是蘇維芳，另外兩位教師是杜福朝、蘇維紹。教師也是自願教學，不收取任何報酬。「福特基金會贊助的專案經費只用於印刷材料，購買筆、紙等」。⁴⁹

以傳承京語為目的的字喃培訓班隨著2009年京族喃字文化傳承研究中心的成立得以正式化。蘇維芳擔任中心主任，東興市的文化幹部蘇凱任副主任，還有其他一些委員。實質上，這是把2003年蘇維芳先生提倡的京族傳統文化傳承組行政化了。得以正式化以後，

⁴⁶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京族三島地區提出傳承需求的「京語」的概念內涵與我們在文章前面確定的「京語」的內涵有所區別。我們在該地區的語言學田野調查非常清楚的發現這裡的京族人很有意識的去保護他們的語言—京語及其語言記錄文字—喃字，然而在與越南人的交流過程中（抗法時期參加中國軍隊進駐越南的京族人；京族人與越南人的邊境貿易；京族三島與越南廣寧芒街、海防塗山之間的文化、藝術交流；京族三島的京族人與來自越南的商人、與本地人結婚的越南人之間的交流等），京族人就有「河內化京語」的趨勢。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有意識地按照河內音糾正那些帶有聲母為「s」和「th」的字，在京語地區，「ông sao」這個詞發音成「ông thao」。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雖然是要求讀京語，但不小心合作者經常誤讀成河內音的越南語，之後發現錯誤了又用京語再讀一遍。我們開展對中國學者的京語研究材料的研究也發現，在很多時候，他們用河內音越南語來注音而不是京族三島的京語（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另一篇論文將提及）。因此，形式上京族人提出了保留和傳承京語的需求，但是目前的京語被自然的「河內化」，這種傳承很難界定哪部分是京語，哪部分是河內化的京語。這一點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不少困難，但是另外一方面又體現了京族語言環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因此這個問題將來需要從多角度進行深入研究。

⁴⁷ 袁少芬：《民族文化與經濟互動》，同註22，頁55。

⁴⁸ 袁少芬：《民族文化與經濟互動》，同註22，頁55。

⁴⁹ 袁少芬：《民族文化與經濟互動》，同註22，頁55。

該中心就像一個行政機構一樣擁有活動經費。經費主要由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東興市政府撥款，主要用於支付組委會成員的工資及開展中心的各種活動，如在中國政府財政規定範圍內開展與中心職能、任務有關的接待、文化交流等各種活動。舉辦字喃培訓班是其中的一個活動，⁵⁰前後共有三種培訓班。首先是為在哈節中唱歌的哈妹們舉辦的培訓班，稱之為哈妹培訓班。目前已舉辦了四期，主要是來自京族三島的八十多人參加培訓。直至今日，瀉尾村的哈妹隊伍被認為是最純熟的，其他村組織哈節活動時經常邀請她們前去幫忙。培訓的目的是培訓這些哈妹熟悉京語的歌詞，並沒有要求她們要熟悉掌握那些字或者能夠熟練地讀出來。在很多儀式中，蘇維芳先生一邊敲鼓打拍，一邊拿著喃字文本在哈妹們忘詞的時候於旁邊提醒。第二種是為各村（瀉尾、巫頭、山心、紅坎）的幹部舉行的培訓班。開始的時候舉辦了八期，每期約三十人。舉辦這個培訓班的理由是，那幾年歲已高、精通喃字並熟悉儀式過程的村幹部要麼已經過世要麼已經不再擔任管理崗位，而年輕的幹部大多數不熟悉喃字，不熟悉儀式過程需要培訓。這個培訓班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民間信仰的相關知識，為平時哈亭中全程使用京語組織的各種儀式服務。以上這兩種培訓班有很高的執行性，直接服務民族群體的各種宗教、藝術活動。第三種培訓班是為了傳承京語的字喃培訓班。2003年中心還沒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有第一期培訓班，直至今日共組織了六期，每一期的學員有十至二十人不等。蘇維芳先生透露，2015年6月中心即將舉辦第七期培訓班，集中於週末兩天學習。這個班目前還在等自治區及東興市下撥經費，用於印刷材料，及支付來自較遠地方，如山心村學員的交通費和午餐費。如果說以前的喃字堂是單語傳承，那麼字喃培訓班傳承京語必須是多語傳承，即不僅是用喃字來記錄京語，還要用現代漢語來釋義，用越南語國語字來注音。這一點在這個培訓班的教材和學習過程中體現非常明顯。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教材在2003年第一期培訓班以來的材料基礎上不斷改進的。這些材料完成於2010年8月，由蘇維芳和蘇凱擔任主編。編者們在教材的序言部分已經明

⁵⁰ 2015年5月28日16:30在京族喃字文化傳承研究中心對蘇維芳的採訪內容摘錄。除了用喃字來傳授京語，中心的主要活動包括：（一）收集資料—2003年至今已經收集到了80多本古籍（主要流傳於巫師家庭），主要是用漢字或喃字寫的宗教書籍（佛教、道教、母教）；定版化、整理、翻譯、編撰43本書的初稿（喃字史詩集、民歌、俗語、歌謠等；按照不同體例把口傳傳說轉體成喃字韻語文本）。這些書稿的主要內容都是用喃字來寫，根據每一份書稿有些內容會有注釋，這些注釋有些是全部使用越南語，有些是部分使用越南語，有些翻譯成漢語，也有些引用漢字來注釋。（二）展覽—展覽喃字和漢字書法，共組織了5次書法展。距我們考察時間最近的一次展覽是胡志明詩詞書法展。該中心主任正在積極籌備喃字書法展，主要內容是來源於生活、人物、景物、瀉尾人的發展變化等的新創作。（三）研究—研究京語與喃字、喃字與漢字、喃字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四）保護、保存—所謂保護就是保護京族的文化遺產。該中心已成功申報了2項國家級文化遺產：哈節和獨弦琴及5項省級文化遺產：魚露、服飾、民歌等。保存就是指京族文化、文字的傳承人，代表人物是蘇凱（生於1977年，是京族三島第一個大學畢業生）。（五）出版—自己主編或提供材料給別人主編。僅2013-2014年由自治區政府及東興市政府贊助出版的與京族有關的8本出版物中就有6本是中心組織編寫的。2015年的計畫就是完成《京族喃字大詞典》的文稿，這項工作已開展了好多年。（六）文化交流—與其他民族及日本、韓國、香港、臺灣、越南等地的藝術團進行「哈節」、獨弦琴表演交流。

確了教材的結構：「我們選編《京族字喃京語》作為教材，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京族喃字常用詞，主要選用一些有喃字的京語詞匯，這部分用於研究喃字與京語的關係，瞭解清楚喃字與漢字的關係及喃字的發展過程，一些用儒字來記錄的京語詞匯暫時不列入教材的範圍。⁵¹二是諺語、俗語、詩詞，⁵²主要來源於京族人的日常用語及敘事歌的相關書籍，對於傳承和研究京族的語言、文學有很重要的價值。目前，選用的內容還比較少，今後將繼續補充，不斷完善，爭取編寫一本完整的京語教程。」⁵³上述兩個方面的詞條和句型都是按照「喃字+越語字+漢字（釋義）」的結構來呈現。這種結構體現了用漢字來給喃字釋義的需求，即使這些喃字已經用越南語國語字來標注準確的讀音。這樣的形式非常清楚，京族人主要維持京語—漢語（漢語普通話）雙語的狀態，⁵⁴但是那些從喃字堂的直接用喃字傳承京語到上述教材中通過喃字、國語字、漢字來傳承京語的變化已經有偏向漢語的趨勢，山心村的教育統計結果可以證明這個細節。1962年起，這個村就普及了小學教育。1982年，適齡兒童入學率為96%，畢業率達90%，出現了很多大學生及各種中專生，他們「擁有較高的知識文化水準，掌握了現代文化技術知識，從此改變了京族的傳統文化結構，推動了現代文明在京族地區的傳播和發展速度」。⁵⁵我們在溝尾、山心、巫頭三個村的田野調查的一些基本樣本發現，一定程度上京語只在家庭範圍中使用（並不是所有家庭都使用）⁵⁶及在群體傳統生活的情景中使用。當要表達一些更長的内容或者涉及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主題，如經濟、政治、社會時，1970年以後出生的人群選擇用漢語，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群選擇使用白話，⁵⁷而不是用京語。群體中擁有京語表達能力的比例與年齡成正比，按性別分類。年紀越大，越能夠熟練使用京語，孩子們幾乎只能說幾個字，或者完全不會說京語。相對於女性而言，男性掌握的京語詞匯量更多，表達能力更好。這種現

⁵¹ 我們暫時把第一章第一部分（京語喃字常用詞彙）命名為「舊詞彙」（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21，頁1-93）與第二部分編者命名為「新詞彙」（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21，頁93-106）相呼應。

⁵² 第二部分221句「諺語、俗語、詩詞」中有26句是諺語、俗語，30句是2003年以後才被轉體寫成喃字文學（《京族民族史歌》13句、《青提婆傳》6句、《水晶公主》2句、《柳杏公主》5句、《唐僧西天取經》4句）。其餘的是摘自喃字史詩：《梁山伯與祝英台》、《潘陳傳》、《范公-菊花》、《貞鼠傳》、《花仙傳》、《征婦吟》、《宮怨吟》、《劉平—楊禮》、《石生故事》、《蓋王故事》、《宋珍歌》、《金雲翹傳》（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21，頁1-35）。

⁵³ 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21，序言。

⁵⁴ 該地區同時使用的語言有：中國的粵語、壯語，越南的岱—儂語、河內越南語。

⁵⁵ 馬居裡、陳家柳：《京族：廣西東興山心村調查》（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188。

⁵⁶ 該地區各民族共居的情況導致了京族家庭中語言的複雜背景。據我們觀察，家庭中京語使用的需求及用京語交流並不受限於父親或母親的民族身份。有些家庭中父母親兩人都是京族，但選用漢語普通話與孩子進行交流，而有些家庭只有父親或母親一人是京族，卻在家庭生活中選擇京語作為主要的交流語言。

⁵⁷ 我們選擇1970年作為實地調研的基礎。1970年以後出生的大部分人大學開始就接受漢語教育，其中大部分人大學畢業，少部分人讀大學及職業院校。

象在使用雙語的群體中普遍存在，當因為這種群體的生活背景變化所規定傾向於某一種語言時，就會造成雙語不平衡的狀態。生活在越南九龍江平原地區的華族群體（在越南是一個少數民族）⁵⁸也遇到相應的現狀。

2009年以來，經過京族的努力，越南語進入小學教育中，被稱為「越語強化班」，每個星期學兩個下午，「熱愛越南語小組」在學校裡被組織起來，這些人每天相約在學校的通報欄上寫一些必須學習的越南語句子，⁵⁹學習的內容是越南語普通話（河內音）。從理論上來說，這個活動可以加強越南語學習能力，但後果是強化京語的越化過程，這個現實在涉及到的教材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教材的名稱是《京族字喃京語》，那麼京語是教材的主導語言。然而，教材裡京語的基本詞彙混淆了京語和越南語，並不是每個時候編者都能意識到這些問題。如：giòì 字，在 giòì rét, giòì mua（第9頁）這些詞彙中「giòì」能按照京語的正確讀音「giòì」來寫，而在其他的地方這個詞又被寫成「tròi」，如「mặt tròi」（第6頁）、「tròi nóng」（第8頁），「con thứa」被寫成「con sứa」（第11頁），「cây tâm」被寫成「cây trâm」（第12頁）等。很多詞在漢語裡是同一個意思而在喃字和國語字中卻被用不一樣的字來記錄，有時京語選被選擇作為根源字，如「hài (dài)」（第18頁）（dài, 即“giày”）、「chén (cóc)」（第19頁）、「dù (ô)」（第20頁）、「vát (vút)」（第45頁）、「nhẽ nào (lẽ nào)」（第49頁）、「xa tránh (lánh)」（第54頁），很多時候，碼字優先選用河內音的越南語字，如「rùng sú (京語 thú)」、「sim (京語 thim)」（第79頁）、「xa xôi (xa khơi)」（第89頁）等。⁶⁰京語的越化（或河內化）過程及在教育、群體生活中漢語日益被強化的趨勢，導致了京語日益被冷落。為了保護和傳承京語，必須推廣和普及這種語言。喃字被選擇作為來執行這個工作的文字。

這種方式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在第二方面的第二部分：新詞彙，包括210個詞條，主要是涉及到新時代的政治、經濟方面。在詞彙方面，京語日益無法滿足社會生活中新產生的各種要求。為了維持京語在群體生活中的地位並傳承它，蘇維芳等教材編寫者選擇通過用喃字把京語中本來沒有的漢語新詞彙翻譯過來的方式以補充京語詞匯。新詞彙主要包括經濟方面，如：綠色經濟（第94頁）、商貿基地（第96頁）、大開發（第96頁）、東盟（第96頁）；政治方面，如：和諧共生（第97頁）、不搞軍備競賽（第97頁）、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第105頁）；環境、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如：生態良好（第94頁）、原有資源（第94頁）、古老文明（第95頁）；尤其是鼓舞士氣口號，如：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第99頁）、欣欣向榮（第101頁）、邁上新臺階（第102頁）等，以及毛澤東

⁵⁸ 黃國 (Hoàng Quốc)：《九龍江平原越—漢雙語情況 (Cánh hưởng song ngữ Việt - Hoa tại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39-44。

⁵⁹ 廣西社會科學院：《廣西民族地區發展報告》（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158。

⁶⁰ 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21。

及胡志明宣傳中一越團結友誼的名言，如：中越兩國人民的團結戰鬥萬古長青（第 106 頁）、我們這種戰鬥友誼定將像長江和紅河，源遠流長，像泰山和長山的蒼松萬古長青（第 106 頁）、越中友誼情深，同志加兄弟（第 106 頁）。⁶¹

四、結語

通過實地田野調查及針對過去多年來所搜集的材料進行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拼圖，將它們拼接起來即可管窺京族三島及附近地區京族人的多樣、複雜並不斷變化的語言環境。京語在群體語言環境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弱化，不斷受到粵方言、壯話等當地其他語言的衝擊，以及中國政府推廣的漢語普通話的影響。另一方面，邊境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等活動也使得京語潛移默化地逐步河內化。從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成另外一個國家的少數民族後的京族人如何保持與傳承民族語言及文字，這一問題不僅是中國京族人所面臨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地與京族有同樣處境的其它民族所面臨的問題。京族人依然在使用喃字作為傳承京語的特殊手段，隨著京語在京族三島及附近地區的京族群體中的快速變化，需對這一傳承活動繼續關注、研究。

⁶¹ 蘇維芳、蘇凱：《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同註 21。

引用書目

二、近人論著

- Irina S. Dobryaeva：《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Modern Australia》《Journal of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第7期，2012年。
- 王連清：〈三島京語和河內京語語音初步比較〉，《語言研究》第2期，1984年。
- ：〈京語和越南語虛詞的比較〉，《民族語文》第6期，1983年。
- 吳滿玉、少華：《當代中國的京族》，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李芳蘭：〈京語研究綜述〉，《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3年。
- 〔越〕阮氏方針(Nguyễn Thị Phương Châu)：《中國京族的婚姻儀式：以中國廣西東興市江平鎮滿尾村為個例》，Nghi lễ hôn nhân của người Kinh ở Trung Quốc: trường hợp làng Vạn Vĩ (Giang Bình, Đông Hưng,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河內：文化通訊出版社，2006年。
- 〔越〕阮蘇蘭(Nguyễn Tô Lan)，阮大瞿越 (Nguyễn Đại Cồ Việt)：田野調查錄音與記錄，2012-2015年。
- 京族字喃文化傳承研究中心編：《京族社會歷史銘刻文書文獻彙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15年。
- 韋家朝、韋盛年：〈京語的使用與教育調查報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3年。
- 韋樹關、顏海雲、陳增瑜：《中國京語詞典》，廣州：世界圖書出版社，2014年。
- 韋樹關：〈中國京語的變異〉，《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
- ：《京語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
- 袁少芬：《民族文化與經濟互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 主編：《民族文化與經濟的往來關係》，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 馬居裡、陳家柳：《京族：廣西東興市山心村調查》，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增瑜：《京族喃字史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
- 〔越〕黃氏珠(Hoàng Thị Châu)：《語言如何被定型，How is a Language Formed)》，《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onference Summary Record)》，Thailand: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 Rural Development, Mahidol University, 1996年)。

- 〔越〕黃國 (Hoàng Quốc) : 《九龍江平原越—華雙語情況, Cảnh huống song ngữ Việt - Hoa tại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 河內: 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廣西通志—少數民族語言志, 京語部分) 》, 南寧: 廣西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 廣西社會科學院: 《廣西民族地區發展報告》,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 廣西政府發展中心: 《廣西民族發展報告》, 南寧: 廣西社會科學院, 2009 年。
- : 《廣西民族發展報告》, 南寧: 廣西社會科學院, 2012 年。
- : 《廣西民族發展報告》, 南寧: 廣西社會科學院, 2013 年。
- 歐陽覺亞、程方、喻翠容: 《京語簡志》, 南寧: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84 年。
- 黎〔越〕巧萍 (Lê Xảo Bình) : 《接觸與變化: 中國廣西京語與越南語比較研究, Tiếp xúc và biến đổi: Nghiên cứu đối chiếu tiếng Kinh ở Quảng Tây Trung Quốc với tiếng Việt) 》, 河內: 世界出版社, 2012 年。
- 蘇維芳、蘇凱: 《京族傳統敘事歌》(第一集), 在校對的過程中, 準備與 2019 年印刷出版。
- : 《京族古籍書目提要: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56 期, 2009 年。
- : 《京族字喃京語(培訓材料)》, 瀉尾: 內部通用, 未出版材料。
- 蘇維芳: 《京族傳統敘事歌》(第二集到第四集), 在校對的過程中, 準備與 2019 年印刷出版。

Analyse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Jing Language through Nôm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ituation of the Jing People in Dongxing, Guangxi, China

Nguyễn Tô Lan*, Nguyễn Đại Cô Việt**

Abstract

Jing people inhabit Jiangping town of Dongxing city district in Guangxi and constitute a national minority in China. Their language – the so-called Jing language -- is a dialect of the Vietnamese. Now the Jing language faces extinction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from standard Mandarin, spoken dialects of Chinese, and standard Vietnamese.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promulgate the Jing language, a group of local old intellectuals have decided to use Nôm characters as a tool of transmission of the Jing language. The present article, based on materials collected during two fieldwork trips to the “three islands area of the Jing nationality” in 2015, for the first time discusses the reasons why the Nôm characters have been chosen as the tool of language transmission as well as the way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Nôm characters themsel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Nôm characters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 unlike Romanization of modern Vietnamese (the so-called *quốc ngữ*) cannot represent the exact pronunciation of the Jing language, and therefore cannot offer advantage in the task of transmission of this languag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hoice of the Nôm characters as the tool of the Jing language transmission is caused by

* Senior Researcher, The Institute of Sino - Nom Studies,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siting Lecturer,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 Lecturer,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siderations of the survival of this ethnicity; it emphasizes original connections between Nôm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the Jing as a part of the big Han nation.

Keywords : Jing people, Jing language, Nôm transmission, language transmission